

严歌苓
中短篇精选集

Sui zi

（美）
严歌苓
著

穗子

非虚构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穗子

〔美〕

严歌苓 著

严歌苓

中短篇精选集

Sui zi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穗子 / (美) 严歌苓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9 (2018.11重印)
ISBN 978-7-201-13854-1

I. ①穗… II. ①严…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1717号

穗子

SUIZI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 璐
产品经理	张馨予
装帧设计	朱镜霖
制版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25
印 数	7,001-12,000
字 数	252千
版次印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1-64386496)

自序

我做过这样的梦：我和童年的自己并存，我在画面外观察画面中童年或少年的自己，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的一颦一笑；她或者聪慧，或者愚蠢可笑。当童年的我开始犯错误时，我在画面外干着急，想提醒她，纠正她，作为一个过来人，告诉她那样会招致伤害，而我却无法和她沟通，干涉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把一件荒唐事越做越荒唐。

在这部小说集里，我和书中主人公穗子的关系，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梦中的关系。看着故事中的穗子执迷不悟地去恋爱，现实里的我明知她的下场不妙，但爱莫能助。看着童年的穗子抛弃老外公，和“拖鞋大队”的女孩们一块儿背叛耿荻，伤害小顾艳，面对人心向善的社会和时代，她和她年幼的伙

伴们以恶报恶，以恶报善，成年的我只能旁观。

穗子是不是我的少年版本呢？

当然不是。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其中的故事并不都是穗子的经历，而是她对那个时代的印象，包括道听途说的故事给她形成的印象。比如《梨花疫》中的男女主角，都真实存在过，但他们的浪漫故事，却是在保姆们、主妇们的闲言碎语中完整起来的。我写这两个人物时，只有对男主角的形象和性格的清晰印象，对他传奇背景的记忆。根据他的性格和背景，我找出这个爱情故事的逻辑，把当年人们猥亵娱乐式的闲话，拼接成穗子的版本。

史学家都不能对历史有绝对发言权，他们呈现给我们的历史，其实是他们版本的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所记述的中国历史，感觉就不同了。再看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你对同样的历史又重新认识了一回。史学家尚且如此，更何况文学家。对于《史记》，从我个人立场，我更取它的文学价值。

我喜欢读人物传记，有些自传性的作品对我影响颇大，像《荣格传》、《弗洛伊德传》、伊萨贝尔·阿寅德的《波拉》，等等。他们的个人成长经历，每一步都折射出国家、民族、科学的行进轨迹。正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把我和他们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使我对那些遥远的国度有了切肤的感觉。所以，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

应该说这部小说是最接近我个人经历的小说，但我拒绝对它的史实性、真实性负责。小说家只需对他（她）作品的文学价值负责。正如世界万般景色，给摄影家一半机会，给画家另一半机

会。摄影家无奈之处，是画家得意之时，反过来也一样。从林布兰走向马奈、莫奈、梵高，是必然，人越来越把自己眼里的、印象中的、心灵深处的世界和历史当真了。

我只想说，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原型；所有的故事，难免掺有比重不同的虚构，但印象是真切的，是否客观我毫不在乎，我忠实于印象。

嚴歌苓

目录

穗子·童年

柳腊姐	3
老人鱼	19
角儿朱依锦	49
黑影	65

穗子·少女

小顾艳传	85
梨花疫	125
拖鞋大队	143

穗子·青春

灰舞鞋	179
奇才	273
耗子	291
我不是精灵	319

穗子・童年

Sui zi

柳腊姐

不知上的什么肥让她疯长成这样，外婆事后跟自己讨论，也是跟穗子讨论。外婆的意思是十五岁一个丫头起了胸、落了腰、圆了髋，不是什么好事情。外婆知道许多“不是好事情”的苗头，结果十有八九都不是好事情。对这个乡下远房侄子送来孝敬她的十五岁丫头，外婆连她手上挎的一个蓝布包袱都没叫她搁下，就开始了一项一项的盘审。上过几年学？一个字不识？你妈是“大跃进”过后把你给尚家做养媳妇的？饿饭饿死了你兄弟？外婆细声细气地提问，好像若答得她不满意，会细声细气请她就掉头回去似的。

穗子却不行了。叫腊姐的十五岁丫头有些要迷住她的意思。穗子眼里她是戏台上一个人：喜儿、刘巧儿、四凤。戏台上才有这样一根辫子，根、梢缠着一寸半的红头绳。戏台上才有这样浓黑如描画的长眉秀眼，眼毛儿毛刷刷地刷过来刷过去。衣裳亦是戏台上的：深蓝大襟裤褂，领口、袖口、裤脚有根桃红的滚边。戏台上才有这样可身的衣裳，自初就长在身上又跟着身子大起尺寸，伏的伏起的起，成了她一层皮肉似的。七岁的穗子认为这个养媳妇腊姐是她七岁人生中见过的最好看的一个女人。七岁的穗

子当然不知养媳妇是什么样的社会身份，她只认为腊姐大致是个下凡的戏中人。

腊姐来的时候是满街飞杨花的那些天。上一年收成后捂了一冬，脸捂白了，脸蛋才洗过一样发湿，还有两片天生的胭脂。对此外婆也说不是好事情。那是肺癆烧出来的。腊姐未来的公公，就是外婆的远房侄儿，是不敢瞒外婆的。他告诉外婆腊姐上一年咳了多半年，从拍的片子上看，腊姐的肺癆出三个小洞眼。远房侄儿一再声明，那些洞眼都对上了。外婆当然马上就明白，腊姐不是送来孝敬她的，而是来吃城里的好伙食，养肺上那些洞眼的。外婆叫腊姐搬蜂窝煤，腊姐若在搓衣板上码上五层，外婆就会从手里的纸牌上抬起眼，说：“你搬一垛城墙呐？回头累出好歹来，是你服侍我啊，还是我来服侍你？”腊姐笑笑，嘴角下一边一个小窝。她说多搬些少跑几趟。外婆垂下眼继续和自己玩纸牌，慢条斯理说：“攒下几趟好跑医院，是吧？”腊姐的脑筋不晓得跟着外婆的话拐弯，又笑，穗子一看就知道她是没懂；是课堂上那种笨学生偏又碰上同她过不去的老师，给叫了起来，只能浑头浑脑地笑。

穗子与各种病都离得十万八千里，看上去却是各种病都沾边的。她七岁了，个头还是五岁，一头胎毛，面皮白得让人有点担忧。尤其不讲道理起来，太阳穴上那些蓝色的筋就会霹雳般欲闪出那层薄皮肤之外。这时腊姐就感觉穗子有性命危险，整个小小人儿糊在正月十五的蜡纸或细绢的灯罩里似的。腊姐这时是绝不敢惹穗子的，不仔细这盏精细的纸糊灯就要给下面那些铅丝般浅蓝血管捅破。穗子不讲道理的时候是没人来搭理她的，外婆摸她的纸牌，外公抽他的香烟、锉他的钥匙、记他的柴米账，或去院

子里巡逻，伏击那些围墙上爬来偷他两棵桑树上桑叶的野孩子。因此穗子不讲道理时是没趣的，往往也是自己下不了台的。这局面直到腊姐来了后才有改变。她不许腊姐像外婆、外公那样看不见听不见她的脾气，她要腊姐陪她不讲道理，伺候着她把一场不顺心从头到尾发作完毕。自来了腊姐，穗子便不再有下不了台的时候，腊姐会说：“好好好，就是我惹的，我讨厌，我唱黄梅戏左嗓子。”要是再效果不好，她便抓起穗子干细苍白也带浅蓝筋络的手，拍在自己脸上，算是穗子冤有头债有主她替穗子抽了那位冤家耳掴子，当然穗子的力气全控制在她手里，她是不舍得自己真给打痛的，她知道穗子也不舍得拿真正的耳掴子打她脸。总的来说，被父母遗弃给外公外婆的穗子若没有腊姐，是基本没什么伙伴儿的。父母给她买了半屋子的娃娃，以免穗子看透他们其实是害怕她对他们的纠缠。穗子有很细密的心思，一肚子是那种被冷落的孩子常有的鬼心眼，因而不久腊姐便发现穗子的不讲道理不是全无道理。穗子对腊姐说：“你是我的丫鬟。”腊姐高高兴兴地说：“好啊，我就是你的丫鬟。”这样日子就过成戏了，好就好在她俩都迷戏，都不想做自己，都想做戏里的人。父亲人不来，却是常常来些功课给穗子做，背诵这里四句那里四句，穗子根本不知自己背到肚里的是什么。但她知道不背是没有出路的，更讨不来父亲的关注，父亲眼里会更没她这人了。穗子在背诗背书时有副目空一切的样子，小小年纪要做老气横秋的事，自己都对自己肃然起敬。她现在背上一两段就对腊姐唤道“倒茶来”，或者“这里给蚊子咬了个包，给我抓抓”，或者“你怎么不给我打扇子啊”。腊姐就笑，配合穗子过戏台上的瘾。

腊姐教会了穗子玩那种乡下人的纸牌。外婆把一副纸牌从

方的摸成了圆的，这副牌就淘汰下来，归了腊姐。穗子很快和丫鬟腊姐玩得旗鼓相当了，玩得也热闹，谁输了就在鼻子上夹个晒衣服的木夹子。穗子死活赖账，夹不到一分钟就有事情出来，不是小便就是大便。闹得外婆从她那坐禅般的牌局中分神了，说：

“小穗子你这样同她玩，肺上早晚也要出来窟窿的。”穗子和腊姐学得十分彻底，摸牌手势也一模一样。先是要把拇指在舌头上蘸一蘸，再去拈牌，彼此的健康也好，疾病也好，马上便错综交杂不分彼此了。腊姐听了这话会脸色黯淡一下，笑变得非常难为情。有一两次她对外婆嗔道：“人家哪里还有窟窿嘛！没看我五十斤一袋米扛起来都不要哪个搭把手。”外婆说：“一顿三碗饭，添饭也不要人催。”穗子看见腊姐的笑从难为情又变了，变成了脸皮厚的那种笑。她听出外婆有些过分，不过她晓得丫鬟腊姐吃得消这“过分”。

自从来了个腊姐，穗子妈便有正式封她为丫鬟的意思。穗子妈开始往外婆这里带大网兜小网兜的东西。外婆说什么时候学会走娘家带大包小包了。外婆当然知道大包小包是脏衣服、脏被单，送了给腊姐去洗的。腊姐不再有同穗子玩纸牌的工夫，常常坐在椭圆木盆边上，一块搓衣板抵住小腹，两只手泡得红酥酥的，终日在那里搓。她对穗子妈的衣服很感兴趣，从水里拎出来调过来调过去地看。尤其那些牵牵绊绊的小物件，她知道那是城里女人用来罩住奶子或兜住肚子和屁股的。很快她学会这些东西的名词：胸罩、腹带。腊姐把它们晒在院子里，对胸罩七巧板似的拼接而形成的两只小碗儿简直着了迷。城里女人的奶不是自由的，必须蹲在规定范围内蜷出规定的形状。腊姐知道那不会舒服，但不舒服是向城里女人的一步进化。

穗子妈浑身上下在腊姐看来都是微微受着点罪的：皮鞋是硬的，鞋尖鞋跟都让你走路不能太放肆；头发烘得略略发焦，每个发卷都不可随便乱跑，错了秩序；顶要紧是那胸那腹那臀，那都是守着一种纪律而该凸便凸该凹便凹。腊姐把穗子妈的这些个零碎小衣物拿到自己床上，铺在一张废报纸上，用支铅笔把胸罩不同形状的一片一片描摹下来。再去外婆盛旧床单、烂窗帘的竹箱去翻拣。唯一不会一扯就掉渣的料子是装白面的口袋。她用这面口袋照着报纸上描出的蓝图一片片裁剪起来。然后熬了两夜，完工了第一件成品。穗子见她吸一口长气把那叫胸罩的东西绑在了身上，给两个自由了十五年的奶子上了镣铐一样。面口袋上黑色的“中粮”字样一笔一画都不少，印在胸上。穗子觉得才两个月腊姐就已如此不要面皮，便对她说：“你好不要脸。”腊姐说：“那你妈呢？”穗子说：“你想跟我妈学？我妈是到办公室上班的，你在哪里上班的？”腊姐也意识到自己向城里女人学习的企图过分快也过分露骨了，耍赖皮地笑着说：“穿着暖和多了！”大夏天的说“暖和”，自己也羞死了，两手捧着胸前的左一坨右一坨的，佝身咯咯咯笑起来。穗子被她这笑弄得心里直痒，直想好好给她一通虐待，便上去揪了她的辫子，再去揪她胸口两坨中的一坨。腊姐给虐待得颇舒服，笑得浑身起浪。穗子便越发揪得紧，嘴里说，好不要脸，好不要脸。渐渐腊姐停止了扭摆，给穗子一手一边地抓、揪、揉。腊姐脸上的天生胭脂浓重起来。穗子力气差不多用完了，却仍不解恨地嘟哝：“好不要脸。”嘟哝得她自己眼里有了泪：腊姐明目张胆地学她的母亲，明目张胆地在两个奶上做功夫，实在是丫鬟造反，实在有些不把七岁的小姐穗子放在眼里。穗子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自己受了欺负，丫鬟腊姐大

胆无耻地亮出她咄咄逼人的身体是种猥亵式的欺负。穗子很恶心却又很心动，头一次意识到好看的东西怎么和无耻毫不矛盾。

穗子的外公喜欢所有和机械、电有关的东西。他时而在他的写字台上摆上六七个收音机，有半导体，也有矿石机，都是旧的，因此总是你响它不响。腊姐叫外公请她听黄梅戏，听朱依锦唱的。外公就献宝似的得意，把六七个收音机全开到黄梅戏上。腊姐一边剥毛豆一边听六七个朱依锦有一句没一句地唱，有时七嘴八舌一块唱起来，外婆说你们开庙会呀。腊姐在到穗子家的第三个月学会了朱依锦的四个唱段。有时在院里拿把破芭蕉扇生炉子，便翩翩地舞着沙沙响的烂扇子，自念自唱起来。穗子发现她学曲调跟偷一样快。腊姐学样样东西都快，都跟偷似的，贼快。她学了女中学生那样梳两根辫子，两根辫子对折成两个圈。也学了穗子妈的穿衣款式，用面口袋染了黑，缝了条窄裙子，前后各一个褶子。她每月有五块钱工钱（一般保姆有十来块），她用一块钱扯了块浅花布料，虽然它的图案都是印错的，但不凑近也看不出大毛病的。穗子看见腊姐穿黑裙花衬衫竟也是好看的，但这好看是从城里人（包括穗子妈）那里盗窃的。所以穗子有些不高兴丫鬟腊姐自己给自己改形象。穗子认为改了形象就是改了角色，而腊姐永远的角色是丫鬟。

连穗子父亲都开始注意到腊姐了。他是写戏的，对好看女子的注意不怪他，是他的职业本能使然。穗子发现爸爸隔一两天总会回来吃顿午饭或晚饭。有时妈妈一道来，有时他自己来。他同腊姐开玩笑、搭讪，说整个作家协会大院的人都在打听谁家来了个漂亮妹子。有时他跑到厨房，长辈那样对腊姐关照：拎不动两满桶水不要逞强，正长身体时会累罗锅了。腊姐叫穗子爸

“姐夫”，外婆说：“什么？你公公是我侄儿，他怎么成你姐夫了？！”腊姐对穗子爸一笑，说：“姨父。”外婆说：“表姨父。”腊姐又笑说：“表姨父，你的衬衫我给上了点浆。”穗子看见腊姐把叠得四方见棱的衬衫捧给父亲时，父亲和她两双手在衬衫下面磨蹭了一会儿，看起来当然只是交接一件衬衫。

不久腊姐给自己缝了两件连衣裙，布料绝对不是印错花的次品。要到一些日子以后，穗子才能证实自己的猜测：这两块洋气典雅的布料是爸爸为腊姐选购的。至于腊姐给父亲什么以使父亲抽了两个月劣质烟而省下钱为她扯布料，穗子将永远对此停留在猜测阶段。

穗子爸回家来时腊姐嘴里总是有曲有调。有天穗子听她唱起自己在学校合唱团的一支歌。穗子想，她可偷得真快呀，我自己才唱了没几天。她上去从背后掐住腊姐的两颊，腊姐正随着那支儿童进行曲的节奏在衣服板上搓衣服。她嘴里原先蛮准的调给穗子扯得一跑老远。穗子说：“再敢瞎唱？”她说：“哎哟，掐的那是肉！”穗子说：“掐的就是肉！谁让你脸皮那么厚？”腊姐说：“疼死了疼死喽！”穗子说：“你把歌词念一遍给我听，我就放了你！”腊姐说：“我哪晓得词！我又不识字！”

穗子突然上来的这股恨弄得她自己浑身抽风。她也不知道自己这一瞬怎么会对这个丫鬟腊姐如此地狠毒。她说：“你不懂词乱唱什么？！”腊姐说：“跟着你学的嘛——哎哟，你把我肉掐下来了！”穗子说：“我唱的是什么词？”腊姐说：“风里断盐，雨里讨盐……”穗子真给她气疯了，她居然敢拿如此愚昧无知没有道理的词来篡改她的歌。穗子不明白她这股突来的狠毒并不全是腊姐惹的，她从四岁起就在嘴里比画各种她完全不懂的

词句，但她那是没法子，而腊姐却很乐意这样胡言乱语。她真要把腊姐两个腮帮揪出缺口来了。她说：“我最恨最恨你什么也不懂就敢瞎编！是‘风里锻炼，雨里考验，我们是暴风雨中的海燕’，听懂没有？你这大文盲！”腊姐说：“好好好，我这个大文盲！”

穗子松开了筋疲力尽的手指和牙关。腊姐用两个带肥皂泡的手摸着给穗子揪的两块肉，眼泪也要出来了。穗子说：“以后再瞎编歌词，我拿伤筋膏药把你嘴贴起来！”腊姐说：“那你教教我，我就不瞎编了嘛。”穗子说：“美得你！”她的怒气还是平息不下去。穗子不知道其实这一场给丫鬟腊姐过的刑是缘于妒忌，她想不通一个大字不识的腊姐学起唱来怎会这么快，就直接从她嘴里活抢。

暑假要过完时，一天晚上穗子像惯常那样钻在腊姐帐子里，穗子喜欢腊姐凉滋滋的手臂搂着自己。若是穗子挨了蚊子的一口咬，她便留到这时来让腊姐给她搔。这天腊姐说：“我这里也给蚊子咬了个包，你帮我抓抓嘛。”穗子见她指着胸口。她同时觉得腊姐眼神有些不对头，痴痴傻傻的。她便去替她搔那蚊子包，却怎样也找不着它的位置，只能敷衍了事地动着手指。腊姐问：“你爸和你妈可常吵嘴？”穗子说：“不常吵，两个礼拜吵一次吧。”腊姐又问：“是你妈待你爸好些，还是你爸待你妈好些？”穗子想一会儿说：“我妈是把我爸追上的。我爸过去有好多女朋友。”腊姐说：“你怎么会晓得这些？”穗子说：“哼，我什么不晓得？”外面月亮很大，照到帐子里，穗子看见腊姐脸上有些细腻的油亮，嘴唇半开在那里，有话没吐出来的样子。腊姐说：“你怎么越抓越痒？”同时她就领着穗子的手去找那